

粵軍援桂战役亲历記

駱 凤 翔

一、粵軍援桂及兵力之布置

1920年秋，陈炯明奉孙中山先生命，率粵軍自福建漳州回粵，驅逐桂系軍閥莫荣新。1921年春粵軍即将桂軍逐出广东。孙中山先生自上海回粵，主持革命大計，1921年五月在粵就任非常大总统，任命陈炯明为陸軍总长、粵軍总司令并兼广东省长等各重要职务。

桂軍在广东失敗后，残部退回广西，桂系首要陆荣廷取消广西独立，受北京非法政府的任命，充任广西边防督办，譚浩明任广西督軍。桂系軍閥恃有北京非法政府为奥援，遂又出兵侵扰粵边南路、西江各地，希图死灰复燃。以林虎、馬济等部进扰广东之高州、雷州各属，以韦荣昌、韓彩凤等部自梧州进入广东西江之郁南、封川各县。孙中山先生以桂系陆荣廷等既取消独立，投降北京非法政府，又复举兵侵粵，广西人民久受陆荣廷、譚浩明等之蹂躪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因此于1921年六月，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，并以叶举为总指揮，許崇智为右翼指揮，翁式亮为左翼指揮，叶举兼中路指揮。各路兵力如下：

中路兵力：

1、广东警备游击第一路，司令杨坤如，統領邓迺忠轄步兵三个营，統領杨騰芳轄步兵四个营，統領李易标轄步兵

四个营，兼統領楊坤如轄步兵四个营，司令直轄步兵三个独立营，共步兵十八营，另有机关枪馬克沁重机等共三十二挺和山炮六門，分配于各統各营。

2、广东陆軍第三师，师长魏邦平，轄旅长陈章甫、郑潤琦，共步兵六营。

3、广东陆軍第二独立旅，旅长熊略，轄步兵六个营。附机枪八挺，山炮四門。

4、广东江防司令魏邦平，統江大、江汉、江巩、江固、宝璧、广金、广乾等大小江防舰只及魚雷艇共三十余艘，全部水兵約千余人。

中路指揮由总指揮叶举兼任，将全部兵力集中肇庆、西江一带，候令出发。

左翼兵力：

1、广东陆軍第一独立旅，旅长翁式亮，轄三个团，共八营，附輕重机枪十二挺。

2、广东警备游击第五路，司令丘耀西，轄两个統，步兵四个营。

3、广东警备游击第六路，司令余六吉，轄一个統，步兵三营。

4、广东警备游击第七路，司令罗紹雄，轄两个統，步兵四营。

5、广东陆軍独立团，团长黎生，轄步兵三营。

左翼指揮翁式亮，全部兵力集中高州南路一带，候令出发。

右翼兵力：

1、广东陆軍第二軍，軍长許崇智，轄許濟、謝文炳等三个师，共約十六营。

2、广东陆军第一师，师长邓铿，兵力约十个营，为右翼总预备队。

右翼指挥许崇智，全部兵力除总预备队外，集中四会、广宁一带，候令出发。

二、中路战斗经过

1921年六月，援桂战役开始。中路方面总指挥叶举兼任指挥，自肇庆出发。以杨坤如部广东警备游击第一路四个统，共十八营，沿着西江左岸，出罗定、郁南，进入广西戎墟，以拊梧州之背。以广东陆军第三师魏邦平部陈章甫、郑润琦两个旅，广东陆军第二独立旅熊略一个旅，共十二营，沿着西江右岸，出封川、开建进入广西之苍梧县，以攻梧州之东北。江防司令魏邦平率大小江防兵舰、鱼雷艇三十余艘，溯江西上，以攻梧州之正面。

桂军韦荣昌原已侵入郁南县境之都城，在我军开始攻击时，即已闻风先遁，退回梧州。我军陆军沿西江左右两岸疾进，江防舰艇溯江直上，先声夺人。左岸杨坤如部越过两省交界山区，进入广西省境。防守是处的敌军约千余人，略为接触即向戎墟败退。我军跟踪追击，敌又由戎墟退入藤县。于是我左岸部队占领戎墟，遂直拊梧州之背。右岸魏邦平、熊略各部亦从封川、开建进入苍梧县境。溯江西上之江防舰艇，前队亦迫近梧州。防守梧州之敌韦荣昌、韩彩凤、刘达庆、李子青等部约万余人，并配重兵于梧州之火山卡，以图抵抗，及我军克戎墟、入苍梧、舰队压梧州之际，知大势已去，遂放弃梧州，大部分退藤县，小部分向濛江方面退去，敌军刘震寰率所部约一营投降。沿西江右岸攻击前进之陈章甫、郑润琦、熊略各部，沿江西上之江防舰艇遂同时进入梧

州。計自下总攻击令后，不到一星期即占領梧州，我軍拾获軍械装备甚多，梧州河埗炮台之大炮五門，敌人亦不及帶走。总指揮叶举于各軍进入梧州后，即进驻梧州，令郑潤琦部三个营防守梧州，令杨坤如部四个統自戎墟沿西江左岸搜索前进，令熊略、陈章甫部自梧州沿西江右岸搜索前进。

沿西江左岸进击之广东警备游击第一路軍司令杨坤如，自出发以至占領戎墟，从未到过軍中，我以參謀长資格，代他指揮一切。及至右岸我軍及江防舰艇占領梧州后，杨始前来，惟日夕流連于河面花筏、紫洞艇中，沉迷酒色。迨奉令由戎墟搜索前进，杨又令我代为指揮，統率四个統三个独立营向藤县进攻。我率部自戎墟出发，向藤县、北流江方面攻击前进。藤县东面临北流江，北面临西江，形势十分险要。我率杨部四个統，三个独立营，一共十八营。陸續到达北流江的东岸，藤县市街已历历在目，急登上高阜，以望远镜偵察，县城及附近各处村落，均无敌踪，江之西岸亦未发觉敌人的防御工事，凭目測判断，渡江后不及五千米突即到县城。偵察既毕，遂立即率領杨騰芳、邓迺忠两个統領、步兵六个营，更不派兵偵察，乘薄暮徒涉，留步兵十二个营于东岸。是晚八时开始徒涉，河水甚浅，深处亦不及腹，河之西岸大半是沙滩，江闊仅二百米突，很快就过了江。两个統領、六个营长都跑到我跟前，彼此十分高兴，认为敌人又象在梧州一般不抵抗便把藤县放弃了。于是率队緩緩前进，忽然狂风大作，继而傾盆大雨，連續半小时不止，只得冒雨前进。及将进到目标，雨势稍减，全部官佐士兵都准备进城后整理湿透的服装，突然枪声大作，敌人从县城分六路出击，势如猛虎出柙，銳不可当，从敌人在各处所进击的火力判断，足有七八千人。我和邓、杨两个統領，都为之相顧失色。有

不少官、兵未奉命令即回头逃跑。我和各統領、营长只得分头督率各官、兵立即散开，利用地形地物分头抵御。时在夜深，敌人遭到阻击，即未敢急进。我軍人数不多，抵御得法，无显露的目标被敌人射击。接触了数十分钟，在我附近一带，幸无伤亡，而敌人因人数甚多，蜂涌而来，反有不少中弹倒地者。在此时期唯一之作战计划，只有一面抵御，逐步退却。及退至河边，一望北流江上，因大雨之后，水势高涨，已不能涉过，又无渡河工具，势极危险，惟官、兵多数能泅，已紛紛爭先恐后凫水而去。我因不懂水性，而敌人又逐渐迫近，自料不为俘虏，亦被击毙矣。幸得有几个卫兵跑来报告，請我随他渡江，遂不再思索，急随他們跑去，及到江边，他們又請我用双手攀着綁着两岸大树干的一条牵船篾纜渡过对岸。我此时已无別法，只得冒险而为。几經掙扎，才到达彼岸。此时我統率过河的六个营，已有百分之八十退回东岸了。及检查人数，足足損失了一百二十余人，后来江水退落，拾回步枪百余支，才知損失的士兵，几乎全是被溺毙的。

全部官兵退回东岸后，即令未經使用之后續部队沿江警戒，整理敗退队伍，以軍用电话将战斗經過分別报告駐梧州之叶总指揮、杨司令，又請沿西江右岸前进之魏邦平、熊略各部立即水陆并进，互相策应，以期一举攻克藤县。不久即接到叶总指揮命令，略謂：“藤县两面临水，形势险要，藤县敌军甚多，已飭右岸部队急速前进，应互相策应，互相联络，小心攻取云云”我接到命令后，即召集排长以上會議，以鼓励士气。全部軍官都認為被敌袭击，过江先头部队几至全軍复灭，是一个奇耻大辱，非立即把敌人消灭不可。我鉴于前次輕进之失，此次必須仔細，遂提出三路进兵的办法，以两

个統沿北流江直上，到有利地点即渡江迂回攻藤县之西南，以一个統等候到迂回部队渡江后，开始战斗时，即渡江直攻藤县之正东，以一个統为总预备队，策应两路。另一路由右岸魏邦平师熊略旅等部担任，用浅水舰艇掩护渡过西江，攻藤县之北面。我提出这个作战计划后，各人都一致赞成。会议既毕即下令統領李易标、邓迺忠率部沿北流江向西南前进，担任迂回攻击藤县之西南。杨坤如兼統的一个統，由我率領渡江攻藤县之东。以杨騰芳一个統为总预备队，策应两路，随时增援。又通知右岸魏、熊各部及舰艇同时发动。李、邓两部出击后，半天还没有枪炮交战之声，不久即接到他們报告，已渡过北流江，未与敌遭遇，现在向县城急进。我据报后即率三个营徒涉（此时北流水势已退落），过江后即向县城急进，敌人并没有布防，沿途也没有与敌遭遇，很快就进到离县城不远处，已看见右岸我軍也渡过西江。于是搜索前进，与魏邦平、熊略等部一齐进城。李易标、邓迺忠也同时由西門进城，三路同时到达。原来敌軍韦荣昌等部，在前半日即已放弃藤县退到大王崗去了。我軍进城后拾获敌人遺下械弹装备甚多。

大王崗在藤县之西，据西江之右岸，江水繞其东南西三面，北枕大山，形势亦頗险要。我軍占领藤县后，即沿江左右两岸西进，时值夏季西江水位高涨，小型舰艇复乘水势溯江直上。桂軍韦荣昌等部不敢应战。又把大王崗放弃，率部退据桂平。

桂平形势亦頗险要，南临西江，东隔柳江，易守难攻，亦为兵爭之要地。但桂軍因中路失梧州、藤县，左翼失怀集、賀县，右翼又失容县，軍心渙散，派別分歧，互相傾軋，在韦荣昌等部退到桂平时，已潰了大半，元力作战，遂

又把桂平放弃了。我率部自藤县沿西江左岸向西急进，知桂平敌已逃去，遂急急渡过右岸。由右岸进军之魏邦平、熊略各部，亦渡过柳江，同时到达桂平。我军不发一弹即将桂平占领。总指挥叶举派陈章甫旅三个营，留守自藤县至桂平一带防务，命杨坤如部沿西江左岸向敌追击。时杨坤如仍在梧州，遂由我代任指挥，在桂平休息一日，再急趋贵县。敌军残部自桂平溃退后，经过贵县，不敢停留，即向武宣逃窜。我军不费一弹，又将贵县占领。杨坤如接到我军占领贵县之报告后，从梧州乘浅水电船赶到。杨于到达时，即命我率杨自兼的一个统和杨腾芳一个统，沿西江左岸扫荡，命钟子廷、邓迺忠两个统沿西江右岸向武宣一带扫荡，以钟子廷任指挥，留三个独立营及各統領部官佐留守贵县，由杨本人直接指挥。

杨坤如每日不离声色，虽军事吃紧，亦不稍改，由梧来贵时，带其爱妾及乐工同来。日夜笙歌盈耳，酒色杂陈。一夕杨与其妾对唱，妾原为广州东堤有名歌妓。二人正高唱入云，管弦什作之际，忽然枪声大作，敌人已冲破警戒线，进入贵县市街。原来敌军退出贵县后，一部分退入武宣，一部分则化整为零，隐匿于各村落。他们偵知在贵粤军大部已分头出发，遂乘机深夜来袭，一路由岑塘攻贵县之西，一路由龙山攻贵县之北，共约三千余众。此时各統領部，各独立营散处于城内各街道。敌人攻至后，只有各自为战，分据各民居、铺户作困兽之斗。杨坤如亦只有率同数十名卫弁，拚死抗拒。由夜深十一时起，一直战至翌晨八时，卒将来敌击退。杨坤如即命独立营营长李祥、黄世华率部向北路龙山追击，追至离县城三十里之龙山，凡毙敌三十余人。同时命独立营营长韩俊升率部追击西路岑塘之敌，一直追至高县城五

十里之岑塘，才收队回来。計是役粵軍死七人，伤数人。

我率杨坤如自兼統領的一个統和杨騰芳的一个統，自貴平出发，沿大河而上，直至宾阳，宾阳无敌踪，遂率队返回貴平。鍾子廷率两个統（鍾子廷一个統、邓廼忠一个統）一直扫蕩至武宣，亦不发现敌人，亦率部回返貴平。杨坤如于是召集各統領、营长以上軍官开軍事會議。杨首先說：“駱參謀长和鍾統領率部出发后，忽有二三千桂軍乘夜来袭，我和黃世华、李祥、韓俊升各位营长，合力和他們战了一夜，把他們击退之后，即命各位营长分头追击，北面追至龙山，西面追至岑塘，两处的敌人都不知去向。现在駱參謀长和鍾子廷統領回来，又未发现敌踪，桂軍是否上了天？还是入了地呢？”各統領听了之后，都齐說：“冇冇怕”一定是潰散了之后，潜匿在老百姓家里，他們是本地人，老百姓一定收留他們的。我們不必理他，只要攻下南宁、柳州、桂林各重要地点，他們便不敢作怪。”杨坤如听了甚为高兴說：“我們都在这里，“冇冇怕”，就是他們有包天之胆，也不敢再来了。我們暂时在这里休息休息，叶总指揮有命令来时，我們再去打吧。會議既毕，杨請各軍官和全部連长，大排筵席，痛飲了一夜。

过了几天，叶举命杨坤如率两个統，三个独立营集中貴县为总預备队，策应进攻南宁的粵軍。派两个統沿大河經橫县、永淳向广西省会南宁攻击前进。同时命我率邓廼忠、杨騰芳两个統向南宁攻击前进。

我接到命令后，即和邓、杨两个統領、共七个营（前在藤县被袭击損失百余人，此时已补充完毕），沿着大河向橫县前进，及到橫县，該县已无敌踪。在橫县休息一日，又向永淳搜索前进，及到达永淳，也沒有敌人的踪迹。永淳已离

南宁不远，我觉得自己兵力仅有七营，南宁为陆荣廷老巢，应该有重兵防守，因请示杨坤如如何进止。杨尚未复到而右翼军指挥翁式亮已由高州率队至永淳，于是中路军之杨坤如部与右路军翁式亮会师于永淳。翌日中路军熊略亦率部到达。同时接到杨坤如的命令，叫我返回贵县，两个统的部队交杨腾芳指挥。在我与翁式亮相会时，即把中路的战况向他报告了一遍。他也把右翼的战斗经过向我说了一个大略。

我奉了杨坤如司令命令后，只隔了一天，便带同十几个马弁连同杨腾芳派兵一排，乘着浅水电船回到贵县。杨坤如见我回来，又叫我在贵县代他指挥，他却乘电船往梧州去了。

三、左翼和右翼战争之经过

左翼军指挥接到向桂边缓缓攻击前进的命令后，即向着桂省之黎塘、郁林一线前进。原来侵入广东之桂军林虎、马济、马鉴等部，事先已从高州、雷州一带退回桂边，及梧州形势吃紧，桂系又将其右翼兵力如刘达庆、李子青等部增援梧州。翁式亮乘桂军兵力减弱，即向郁林疾进。敌军指挥为谭浩明，率陆福祥、林俊廷等部在郁林附近据险布防。翁式亮率独立第一旅八个营作正面攻击，令丘耀西率游击第五路四个营从左翼迂迴包抄敌之右翼及后方，以第六路司令余六吉、第七路司令罗紹雄为总预备队，策应左翼及正面出击队伍。攻势开始后，桂军初尚顽强抵御，及丘耀西部迂迴成功。谭浩明不再抵御，即向郁林县退却。我军中、左两路即会合向败敌追击。敌军心涣散，及退至郁林时，郁林守军吕春珪经丘耀西运动成熟，遂紧闭城门，作粤军内应。谭浩明只得率部绕城而逃。翁式亮以小部分监视郁林城之敌，以大部分兵力追击谭浩明等部。经过了几天的战斗把谭浩明击

敗，呂春璿率所部六營自郁林城出降，引我軍進入郁林。譚浩明率殘部退南寧。時敵軍韋榮昌部自放棄藤縣後，即以大部分兵力增援右翼譚軍，在未到郁林時，而郁已被我軍占領，韋榮昌於是又率部退向南寧。

翁式亮占領郁林後，留一個統駐防，即率部向永淳進發，在永淳與我所指揮的楊坤如軍兩個統會師。

中路軍熊略部一個旅，楊坤如部兩個統，向昆侖關前進，目標為進攻南寧之敵。至昆侖關時無敵軍，遂直指南寧的北面。左翼軍翁式亮部自永淳出發，向南寧的東路進擊。中、左兩路軍沿途未遇敵人抵抗，即直抵南寧。南寧敵人已大部逃向龍州、百色，韋榮昌率殘部千餘人出降。我軍遂進入南寧。計自攻克梧州後至占領南寧為時僅約半月。總指揮葉舉由梧州移駐南寧。桂系軍閥陸榮廷、譚浩明等，在南寧未失守前，即已逃入安南。

葉舉派丘耀西率兩個統向武鳴攻擊前進。派翁式亮率第一獨立旅、游擊第六路、第七路、楊坤如部兩個統，向龍州、百色之敵攻擊。

丘耀西率部搜索前進，沿途均無敵踪，即進入武鳴。

翁式亮率眾向龍州、百色，分途攻擊前進。各路沿途無敵踪。除在各要點留駐一小部兵力外，其餘大部分都回到南寧。

左翼軍許崇智奉總指揮葉舉的總攻擊命令後，即率全部兵力自四會、廣寧向廣西邊境前進。沿著小北江一直入到懷集，未遇敵即占領懷集。

占懷集後，許派許濟部為先頭部隊趨賀縣。許濟至賀縣時，賀縣無敵踪，即占賀縣。後續部隊陸續到達後，以一小部留駐，大部分向平樂攻擊前進，未遇抵抗即進占平樂。

由平乐再經阳朔即到桂林，桂林为广西重鎮，料敌人不肯輕易放弃。右翼軍于是在平乐布防，派一部分兵力向柳州、武宣方面警戒，以防敌人側击，留一部分兵力駐守平乐，以巩固补給綫。以大部分兵力进攻阳朔。攻击阳朔部队，沿途未遇阻击，即进占阳朔。右翼軍先头部队占領阳朔后，后續部队繼續到达。阳朔距桂林不过数十里，探悉在桂林之敌，已大部分退向柳州、怀远及湘、貴边各地。右翼軍即揮軍急进，不发一枪便占領了桂北重鎮桂林。右翼軍于是完成攻占桂林之任务。指揮許崇智亦到桂林駐扎。派部分向湘、貴边搜索残敌，和警戒残敌之騷扰。又派出一个师的兵力扫蕩柳州怀远一带残敌，沿途及柳州均无敌踪。于是桂林、柳州一带均底定。

四、底定广西后的概况

援桂战役，中路、左翼、右翼皆获全胜，除中路、左翼略有战斗外，右翼軍之进入桂北可謂传檄而定。計桂系部队刘震寰在梧州投降，呂春琯在郁林投降，韦荣昌在南宁投降，零星队伍如黄业兴、黄任寰、李宗仁、黄紹竑、白崇禧等，合共不过七八千人。其余尚有将及二万的残敌，不是化整为零，逃匿民間，就是退到桂西的百色、桂北的黔桂、湘桂边境，入山为寇，待机再动。战事完毕后，孙中山先生委馬君武为省长。陈炯明派叶举主理广西軍事，而以刘震寰为付。不久李宗仁等在南宁、龙州一带組織自治軍，实为巧立名目，半独立式之新称号。

我在永淳回到貴县后，就一直駐扎到粵軍凱旋回粵，時間將及一年。在粵軍平定广西，馬君武就任省长后，孙中山先生曾到过南宁一次，在經過貴县时，命我到电船见他。此时杨坤如在梧州，我只好一个人独往。經過通传之后，由一

位付官帶我進入船倉。望見孫中山先生坐在裡面，還有好幾個隨從。中山先生說：“楊司令不在貴縣么？你是駱參謀長，你來見我甚好，甚好。楊司令所部官佐，幾乎全是行伍出身，雖然戰鬥力不錯，但軍事學術不足，輕視軍風紀，你是學生出身，在前清亦受過軍事教育，又是同盟會員，”他說到這裡，忽然覺得我仍是作立正姿勢，便說：“不要立正，隨便坐下再談。”他接着又說：“你要盡心盡力，幫助楊司令訓練部屬，誘導各級官佐研究軍事學術，嚴守紀律，更要認識革命主義，細讀我的革命學說和演講詞，我的一生革命，不外是為國家為民族，凡是服從我的，便要體會我的意志。汝為革命軍人，更要深深體會這一點。更要認真負責，把警備第一路訓練成為一支革命軍隊。”最後他說：“我要開船往南寧了。請你回去罷！”我遂告辭，返回貴縣。當時孫中山先生對我訓話歷時有二十多分鐘，現在事隔四十多年，還大致記得如上所說的要點。

粵軍自入桂至退回廣東，時間約有一年，戰事結束，各部隊劃定防地後。各級軍官都爭先恐後的販運鴉片煙土，視為發財捷徑，無論那一支部隊都是如此。楊坤如平生好利，販運煙土之多，比之別人更有過之無不及。且因駐防貴縣，為西通雲南，北入貴州之要道，販運煙土更得其地利。所部各統領亦尤而效之。楊坤如經常來往於梧州、貴縣，亦不外為販運煙土而奔波。司令部軍需長鍾秀庭提議：“現在官長一律每天發伙食費六角，士兵發四角，何不販運煙土，補助軍需，楊司令、各統領都是如此，如沒有資本，可以把軍需挪用。”我說：“你可以和別人合股。”我因受過中山先生的教訓，言猶在耳，而且沒有軍隊統轄，故沒有答應他。

（1962年2月27日）

“国民革命”运动中的粵軍第一师

李 洁 之

广东省政协以粵軍第一师，在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所领导的“国民革命”运动中，对建立革命新軍和对反动势力作斗争，曾起过一定作用。因于1960年，发动与粵軍第一师历史有关人士，撰写该师的历史资料。兹为响应这一号召，根据个人的回忆和一些同志提供的材料，写成本篇资料，以供历史工作者参考。其中遗漏与错误的地方，可能不少，深望读者赐予指正。

一、粵軍第一师产生前的一些情况

国民党（注）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期，在南方各省开始建立了武装部队，向反动势力作斗争，并且取得胜利。一九一三年癸丑革命失败后，这些部队有些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消灭了；有些改变为灰色状态，以求自存；有些军事长官蜕化为地方军阀，利用它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。因此，袁世凯在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向他作斗争的情况下，敢于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条约，敢于公然背叛民国，帝制自为。于是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。西南各省于一九一五年冬，发动了反袁的护国战争，给袁氏以沉重打击，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，从而忧急而死。袁死后，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，恢复旧制，民国获得重光。在这次护国运动中，国民党人熊克武、但懋辛等在四川，譚延闓、程潜等在

湖南，俱各乘機組成一部分武裝部隊；李烈鈞在滇軍中也取得一部分實力，進駐粵北。但都力量不大，又不能集中使用兵力，所以不能發揮什麼大的作用，去動搖北洋軍閥的勢力。而且袁世凱的爪牙段祺瑞，竟搖身一變成為北京政府的內閣總理。這表明當時國家雖復歸統一，但政治大權仍然掌握在北洋軍閥手上，它的反動本質是沒有絲毫改變的。

經過平定張勳擁溥儀“復辟”以後，段祺瑞再次組織內閣，他還是繼續執行袁世凱時代的賣國殃民政策。對外則向日本大借軍費，締結“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”（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）允許日本軍隊進駐吉林、黑龍江和外蒙古，喪權辱國；對內則以馮國璋代理大總統，不許黎元洪復職，不予恢復先前被他所解散的國會和廢棄的約法，積極進行內戰。孫中山先生為了救國救民，揭起護法旗幟，號召全國軍民起來反對段祺瑞，並由上海率領海軍艦隊南下。於是國會參眾兩院議員，乃來廣州集會，推舉孫中山先生為大元帥，組織軍政府，與北京政府相對抗，西南各省軍政長官，如兩廣的陸榮廷，雲南的唐繼堯，貴州的劉顯世等，實際都是割據軍閥，雖然先後響應附義；發兵進擊段祺瑞，但他們手上控制着軍隊，是利用“護法”的幌子，來行進擴充地盤的。護法的軍政府，除海軍艦隊以外，沒有直接可以調遣的兵力。孫先生救國救民的主張無從貫徹。他們後來甚至壓迫孫先生辭去大元帥職，改組軍政府，與馮國璋、吳佩孚勾勾搭搭。從此西南方面連護法一點意思也失去了。這是孫先生和國民黨人所引為疾首痛心的！

在護國戰爭初期，桂系軍閥陸榮廷的勢力已伸入廣東，從而控制着廣東的軍事、政治大權。廣東省長朱慶瀾備受制肘，在政治上無可施展。至一九一七年冬積憤辭職前，決將

广东省警卫军，即俗称省长亲军的步兵二十营，拨归孙先生的护法军政府直轄，作为北伐基本部队，但亦受到桂系的无理阻挠。几经曲折，才得接收过来，将它改编为援闽粤军。于是孙先生乃以国民党人陈炯明任总司令，邓铿（字仲元）任参谋长；并以许崇智、蒋介石、吴忠信等为高级干部，分层統轄这部分军队和一些民军，整編成六个支队，作为国民党的基本武装力量。于第二年夏，打着护法旗帜，由潮梅出师援闽，因得占领漳州、汀州等所属各县，作为初步发展的根据地。

一九二〇年夏，孙先生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，又命陈炯明、邓铿、许崇智等，統率这部在福建壮大起来的粤军，回师广东，进击盘踞广东多年无恶不作的桂系军阀势力。当时桂系的督军莫荣新，所属有刘志陆、刘达庆、林虎、馬济、沈鴻英等军和李根源的海疆军，还有政学系的广东省长杨永泰連結一气，进行抗拒。粤军在广大人民大力支持下，以及在粤的军官魏邦平、李福林等率領所部和一些民军的响应附义下，经过为期三个月的苦战，卒将桂系军队打垮。其残部分由西、北江向广西撤退。至同年十月下旬克服了广东全省，孙先生乃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，至此，国民党始得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，从事发展革命势力。

二、粤军第一师的产生及其长成

如上所述，粤军底子是广东警卫军，它的前身是巡防营，再上是前清的綠营演变来的。它的素质本来就不是很好的。经过援闽和回粤两次战役，逐步扩大起来以后，内部情形就更加复杂了。加以連年作战，没有时间进行教育訓練，当然难免多而不精。于是在奠定广东以后，便进行整編部

队，在整个粤军中依旧分为两个军。第一军由陈炯明兼任军长，未设军司令部，它辖三个师，六个独立旅和五个路。以参谋长邓铿兼任第一师师长，洪兆麟为第二师师长，魏邦平为第三师长；以邓本殷、翁式亮、杨坤如、熊略、陈炯光、李炳荣分任独立旅长；李福林、钟景棠、黄大伟、罗绍雄、黄明堂任路司令。第二军由许崇智任军长，辖四个旅，以吴忠信、蒋国斌、谢文炳、关国雄分任旅长。指定第一师拱卫广州，并从事教育训练，以为改造其他部队的示范。

邓仲元先生在广东将弁学堂毕业后，追随孙先生致力革命多年。他深刻体会到，屡次革命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：第一是国民党内部组织松弛，教育欠周，纪律不严；第二是自己缺乏基本武装力量，不得不利用某些地方军阀的军队去和北洋军阀斗争，其结果只有以暴易暴，于国于民毫无是处。就以新兴的粤军本身来说，绝大部分都是在战争中或从封建关系上壮大起来的。它们没有受过严格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，军官多数对于革命军人的职责是什么？对于现代军事艺术又是什么？都不很理解。而且不少官兵还充满着巡防营时代的恶习，日常生活是吹烟（鸦片）、赌博、花天酒地。甚至在驻防地方，或明或暗地从事包烟庇赌，鱼肉乡民。象这样落后的军队，要它进一步负担起打倒军阀，打倒列强在华势力，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，那就无异缘木求鱼了。所以他在接受编师的使命以后，便决心将第一师大加整顿，彻底改变其气质和提高官兵军事学术知识。于是多方设法罗致一些较有朝气的军官，和由保定陆军军校毕业不久的青年军官等做骨干。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，首先在广州东堤路旧官纸局设立粤军第一师司令部。在他亲自领导下，与旅长梁鸿楷、参谋长陈可钰、参谋邓演达、叶挺、罗梓材、徐景唐、钱大

鈞、李郁堃、李磊夫、黃振興、付官長李濟深、付官何廼英、張發奎、薛岳、黃鎮球、馬炳洪、陳應麟和其他軍需、軍械、軍醫、軍法人員等，共同策劃編練部隊工作。務求在環境條件許可下，尽可能辦到較為完備的編制，精壯的人馬，新式的武器，充足的被服和器材。對各官兵必須施以現代軍事學術，政治常識，社會知識和一些工業生產教育等。以養成其具有政治覺悟、意志堅強、團結一致、英勇善戰的新軍人，使能負擔革命的職責，為粵軍的模範。從而逐步改造其他的粵軍部隊，達到共同進步。這些重大的決定，很大部分是採納了鄧演達的建議。

當時最先編入粵軍第一師的部隊有：梁鴻楷支隊所屬的謝毅、徐漢臣兩個統領，即將它改編為第一團第二團，以謝、徐分任團長。陳修爵統領和彭智芳營改編為第三團，即以陳任團長，羅子良為中校團附。粵軍總部直轄的齊公恪獨立營，改編為本師的獨立營，不久，改任鄧演達為營長。其後編入的為：陳銘樞統領（缺一營），改編為第四團，即以陳任團長，戴戟為中校團附，不久，由繆培堃新成立的一個營編入該團，以補足建制。又由薛岳新成立一個機關槍營，李章達新成立一個工兵營，以葉挺為營附。至第二年即一九二一年七月，粵軍第一師就編成了步兵四個團，一個獨立營，一個機關槍營，工兵營一個。原定編制尚有騎兵一營，炮兵一團，輜重兵一營則未成立。因騎兵在南方地形複雜，作用不大；炮兵則缺乏人才和器械；輜重兵在戰時才有作用的緣故。

依照上述情況，當時的粵軍第一師，還是屬於一個步兵師的性質。現將各團編制作概要的敘述：團轄三個營，營轄四個連，連分三排，排分三班，每班設正副班長各一人，各